

賈居士是大法師唯一的忠實弟子，他在愁傷忙亂中，和我們商討了一些時間，但他却說：「師傅不會很快就圓寂的，就是圓寂，今夜決定不會的。」

我們正在談着話，又走進來幾位忠心大法師的女弟子，她們一見大法師，哀傷底流起淚來，由於他們的流淚，也引起了我們的悲傷，然而流淚悲傷，究有什麼用呢？所以我一方面安慰（他）她們，一方面提議說：「請大家不要過份的悲傷；最好我們爲大法師念佛，或可蒙佛力的加護，使他脫離現實災難，或萬一圓寂，亦可爲往生之助。」

大家總算接受了我的意思；虔誠的念起佛來。

佛聲中，送走了一個恐怖的黑夜；但大法師的病勢，却沒有脫離恐怖的危境。

十二月十二日：早晨，風很大，天也更陰寒了！大法師的病，也隨着氣候的陰寒加重了許多——呼吸急促，神志昏迷，是今天特殊的狀態，探問大法師的道友們陸續而來，參加念佛的人也更多了。法師躺在病榻上，嘴唇輕輕地動着，像在隨我們念佛。

十時許的光景，悟明法師得悉，匆忙地趕來，他一走近法師前，即高聲底安慰道：「法師！我是悟明，您托我做的事，我決定替您辦到，您放心吧……現在有很多人在爲您念佛，您安心隨

他們念佛吧……您會好的！」

午後，大法師的病沒有好轉，但也沒有惡化，但他的弟子們及其友好，凡是他善後需要的一切，現在都已準備好了。

時間過得很快，今天又晚了。今晚的天，沒有月亮，也沒有星星，面臨着這可怕的黑夜，苦惱的衆生啊！我們又將如何底挨過去？

晚上，陳慧復居士又請了好多位居士來此幫忙念佛，因爲念佛的人多了，所以我們規定了時間：十二點前，請發心的居士們念，十二點後，我們出家人念；因爲半夜後，居士們要回去休息的，則仍留在這裏，陪伴着大法師。

這是十二點三刻的時候吧，大法師的呼吸忽轉粗急，這時他老人家病已重極，痛苦也至深，我們只有以佛聲衝淡老人內心的痛苦。

一點鐘了，老人的呼吸漸漸由粗急而低微，在一點零五分的時候，老人終於安詳底西逝了。

大法師圓寂了，多難的佛教那堪又落一個？

夜深了，風在無邊的黑暗中哀怨底嘆息，我呢？祇覺得世間上一切都是空虛的，流淚悲傷，又怎能表示我心底深處的痛楚！

附 錄

## 從得病到圓寂

原題爲「敬悼醒師」

賈懷謙遺著

~~~~~賈懷謙居士是大醒法師的皈依弟子，法師病中侍奉湯藥，圓寂造塔及印行「大醒法師遺著」等，都由賈居士奔走料理。一力促成。本文係賈居士敘述法師得病及示寂經過，甚爲詳盡。惜賈居士亦已於六七年前辭世，今將賈氏「敬悼醒師」遺著附錄於後紀念大醒法師之餘亦所以追悼賈居士也。

編輯室~~~~~

## 一、得病後的情形

四十年十二月十六這天，是星期日，善導寺照例誦經說法，參加共修的很多，我照應了諸位道友用過午飯，自己正準備吃飯時，浩霖法師突從新竹來，見我就說：「不好！不好！大法師倒下去了！」——隨時瑞爽師兄把我的信遞給我，我一面讀，一面顫

抖，時時為老師擔心的一件事，終於到來了！那時，我帶着滿腹的辛酸，兩眶的熱淚，立將這一不幸消息，奔告諸師兄，同時去找醒師一向最信服的賴醫師，事有這麼湊巧，醫師去了宜蘭，我在絕望之餘，只有帶着悲痛的心情，偕同廣慈浩霖法師趕往新竹，看看病況，再定方針。在火車上，腦海裏映現着很多不幸的近事，想到居覺生先生，法舫法師，廖華平居士的前後因腦溢血的逝世，我的師傅因血壓高，不是也就這樣跟着去了呢？我一路在這樣擔心害怕的想着。不過，我又安慰自己，最近一年來，師傅在香山一善寺靜養，曾說：「自有血壓過高症以來，最近的確是低得多了，擬以老命再為佛教多做點事，現在就去靈隱寺試辦講習會一年，並著大醒回憶錄，題目已想了八十多個，全書分為三大部，其中有「血壓高不是不治之疾」的一節。言猶在耳，他老又因血壓高而睡倒了！但最怕而又為師傅所最顧慮的，就是他在香山對我說的話：「出家人有這種病最好如居先生那樣，一下子就去，不要弄得半身不遂的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」

在內地，住自己的廟，有人服侍，還比較好，但在臺灣，如真不幸病倒了，那就太苦了！懷謙！我如真的倒下去，你就請賴醫師為我打一針，結束此一生命，不要讓我輾轉床第的多受病苦！記住！懷謙！這是我所希望於你的」。當時我雖靜靜的聽他老講，但我總不以為他會真的發生這個病，即或真的得了這個病，我也要盡心盡力的侍奉他，不論有什麼麻煩，都無怨言！不幸，現在他真病倒了，能不能快好呢？萬一不能的話，那要拖好多時間呢？我的腦海中，盤旋着這些問題，竟與同來的二師，沒有談到話。

懷謙留意：

凡是佛教徒的事，只要有力做得到，我們一定要本利他的幫助。但是，如其是理由不

順或十分有理的事件，雖有師人印，（如親筆

信）也不能照辦。凡事，都要對事考且重一

下。切切是囑。佛教徒縱然不用什麼手段，但

是遇到要方便的時候，也有這樣的夜訓，不

可不知也。 隨緣老人 九月十九日

到了靈隱寺，已晚間八時，瑞爽見到車子就問：「什麼人來了？賴醫師有沒有來？」我一聽到他的話，就知道他們與我同樣的心急，含着淚水對他們說：「賴醫師去宜蘭了，我告知呂太太，明天請醫師來，現在師傅病況怎樣？」「已請醫師看過了，血壓在一九〇度之間，雖打了針，但不願吃藥，看樣子是很煩躁的，你快去看看！」我先進師傅房，看他仰臥在床上，閉着眼睛在慢慢的呼吸，似很沉重的！我就出

去與瑞爽商量幾件事情：一、把他用的東西，收在一起，放在床架上，免得被人動失；二、整理他的信件，應覆的酌覆；三、海刊冬季號的稿子（紀念舫師專號）立刻整理出來，設法付印；四、病中的用費問題。瑞爽說：「師傅不准用常住的錢，再困難也不許向無上法師借款，這需要早點設法！」我大胆的對他說：「這你不要操心，我負全責設法！」事情這樣決定了。晚上，我們

以及講習會全體師生，集合大殿，虔念大悲咒二十一遍，祈求菩薩加被師傳早日康復。念誦時我親見許多同學在哭泣，由此可以想見老人家平日對於學僧的愛護了。

第二天晨，我先將師傳的東西整理好，房內打掃乾淨。信件則由瑞爽酌覆。關於海刊稿子。雖已集齊，但未編排，而師傳悼舫法師的文尚未寫出。後來，我想起師傳曾為新加坡方面，寫了一篇悼念舫法師的文章，可以在海刊上發表，這是他的最後一篇作品，是值得珍貴的。

到了十七日正午，李子寬老居士單獨由臺北來，並帶來針藥一盒。我看病情嚴重到如此，賴醫師及諸師兄又沒有來，我乃決意先回臺北，請賴醫師來看看再說。

十八日請到賴醫師，乃偕陳呂二居士再來新竹。賴醫師診治後說：「血壓一九〇度，如治得法，可以痊愈。為師看病的某博士，用的針藥與我一樣，可以繼續的請他來看，我一星期或兩星期來一次。」關於侍奉方面，決定是這樣的：白天由瑞爽負責照應，晚上由諸同學輪流看護。約過一月，瑞爽與圓明法師離竹去日。於此期間，病稍轉好。初得病時，不能講話，大小便既不知道，右邊身也不能動。到了他們去日時，已能說很多的話，神志也清醒了不少。其後，服侍即請浩霖法師負責。到寒假時，由於同學們的各自回寺，照應無人，乃就商於鐵路醫院事務主任辛清波居士（為師傳的老友），得賴醫師的支持，於農曆正月切四日，接師傳來臺北住鐵路醫院，每日由賴醫師負責醫治，但不見轉佳。經一月後，辛主任看到醫治無望，一再催促搬出，不能繼續留醫，說這是醫院的規則，護士不願看護。其實護士每天不過看看體溫，其他的事，是由我們以每月式百元的代價，僱人照應的，另外更以五十元，僱人洗衣服，醫院方面，根本就沒有負什麼責任，至於住院費用，每十天結一次賬，如期付款，從未拖欠，但仍不能得到他們諒解，還說什麼看在老朋友的面上，真把我氣煞了！後來我們一再商量的結果，得李老居士的帮助，遷回善導寺靜養，才把這件大事解決！

在未搬出醫院前的十天，臺灣省佛教分會，舉辦會務人員講

習班，各縣市支會選派前來參加講習的，計有四十餘人。我因是分會的書記，一切雜務堆在我的身上，真是忙得我透不過氣來，不得已，每天由我負責三次送飯及洗身的事，暫請僱用的工友，代為辦理。關於此事，在我的良心上，使我永遠留下對不起師傳的自責！記得我交待工友照應飯菜的前一天，師傳能說能笑，精神也好；但到七天以後，情形大變，兩眼直視，口不能言，身上到處弄得都是穢濁！我感到良心的自責，馬上熱淚長流的速叫幾聲師傳，但終得不到他的理睬，這使我怎不後悔？怎不引為終身之恨？後來找到辛主任，他說：「昨天很不好，血壓又很高，賴醫師想抽血，但又抽不出，恐怕血已凝固了，時間是不會長的了。」我聽了這幾句話，像針似的刺着我的心，我的罪過真是太大了！病是這樣的沉重，醫院又不能再住，我只得趕辦出院的手續，並酬勞雇工三十元，叫他去反省反省！

師傳從醫院中移至善導寺，那知他以前睡的一張大床上所用的墊褥也沒有了，真氣死人！最後由李老的好意，將他自己鋪的棉被套抽出來給師傳用。看當時那個病情，一般都以為不會拖得太久了，但出人意外的，經三四日的妥為照應，病況漸漸好轉，神志亦見清楚，一週後，又能講話了，出醫院時，辛主任曾說：「過兩三天後，和賴醫師去看。」但到師傳死後，他的影子也沒有到過善導寺，大概是他的公務繁忙，無暇來看這沒有的老朋友，這種為公忘私，辛勤服務的精神，多麼令人可欽可佩？但由此亦可看出世態炎涼，人情冷暖了。

師傳回到善導寺，最初一月，一切是由我負責，後來實在忙不過來，才以二百元一月的代價，僱得老杜來帮忙，老杜很好，洗衣乾淨，做事負責，這是師傳福氣，我也暗自歡喜！

到了四月底，有鄉友介紹我到省府人事室服務，但因師傳的病情如此，起初有點猶豫不決，後來我對師傳說：「師傳！有人為我介紹到省府人事室服務，你說好不好？」「好！很好！你有事做，我很歡喜，去做吧！」師傳一向關心我的工作，我來善導寺也是他的帮助，相信這話是真的，所以我就聽命去做了。後又請教李老居士，他老也很贊成，這樣，我才決定去就現職。

師傅由醫院移住善導寺，前後約十個多月，中間曾請針灸家打過金針，沒有見效，吃過中藥，也不成功。到十二月十三日圓寂的晚上，不能吃飯。在這期間，瑞爽兄曾來信說：「我在此間間過有名的醫師，據說這種病，經過半年，還不知道大小便，不能動彈，是沒有治好的了。師傅有生之日，喜歡吃什麼就給他吃什麼好了。至於酸苦的藥水及刺痛的金針，不必再服再打，免得他老色身再受苦痛。」這是我所贊成的，所以我一直沒有積極的請醫師治療。最後中醫師的治療，是演培法師在基隆講經，聽一居士說的，那位是專治此病的醫師，經慧復居士的同意而請來的，看病的醫師，固然是一心不要報酬，請醫師來看的人，也都是希望師傅的病好的，但終因師傅的報盡，任何辦法也不能留住他老，再住人間了！

十二月十一日早上，我在旁邊看師傅吃藥，吃一口，咳一聲，真是費勁得很，我即叫老杜把藥水拿走，另外請他喝點開水。晚上吃飯不能下嚥，老杜找我，我除請呂師兄積極預備服裝外，自己則為師傅剃頭刮髮。當時在坐的印海法師對我說：「這時，最好請人念佛，助法師往生！」我想，時已不早，師兄們一定都已入睡，同時據我判斷，當晚可以度過，明早再想辦法。我回家時是九點鐘，但終難入睡，三時起身，四時半急去善導寺，一進大殿，聽到後面的拍魚聲，念佛聲，使我全身毛豎，血液急流，三步當着兩步跑的走到病房，見到師傅還正有一點急促的呼吸，心中才稍安下來！隨着試試脈，看看指上血液流動的情形，以及心臟的跳動，溫度的高低，我認為上午還不致有危險，晚間恐怕很難度過。接着陳呂二師兄告訴我說：「昨晚你去後，我們就來了，念了一夜的佛，現在你看師傅怎樣？」我就把我的判斷告訴他們。早飯後，我去十普寺請悟明法師到殯儀館預備善後，給幾位平時愛護師傅的師兄們寫了幾封信，同時到省府請了兩天假，一切安置妥當，就安心的為師傅助念了。同時，一心注意病情的變化，到十三日晨一時，雖不見有壞的現象，但忽一口長氣出來，不再見有呼吸，就這樣，我的慈愛的師傅，竟與五濁惡世辭別了！

師傅辭世以後，我們遵照他的遺囑，在斷氣後的二十四小時以內，決不移動他的遺體，只是不停的念佛，祝他上升。然因師傅生前，專念地藏聖號，自十三日起，我們也改念地藏聖號，直至十四日上午九時，殯儀館來接遺體，聖號方始停止，在殯儀館入龕後，參加火葬禮的出家在家的大德居士，約有三百餘人，並請太滄和尚說法封龕，於下午三時半，恭送至火葬場火化，一代大德，就此不再與世人見面了。

## 二、我歸依醒師的因緣

在三十八年八月的一個星期日的下午，承鄉長趙孝夫老先生的善意，帶我到善導寺參加他們每週的念佛會。我是一個初進寺門的俗人，看他們唱着、打着、念着，還繞着圈兒走着，而口裏又喃喃的念着阿彌陀佛的聖號，使我感到有點羞澀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念完後，休息了十分鐘，就有位胖胖的和尙出來說法，他講的是四念住，我雖不能完全聽懂，但也可以了解七分。老實說，過去我是邪教一貫道的忠實信徒，因得邪教徒的嘉獎，對他始終深信不疑。後在開封，有一善知識指示我讀印光法師文鈔，我才知道我誤入了迷途，立刻從迷途上反轉過來，但再沒有信其他的宗教。到了臺灣，因每星期去善導寺參加念經、聽法，知道了什麼三十七菩提分法，十二緣起，普賢十大願。從怎樣做人起，直講到怎樣做菩薩，所講完全是現實人生的，是活生生的佛法，一點談玄說妙都沒有，所以我聽得很有興趣。其間，我知道那位說法的，就是大醒法師，還主編海潮音，提起海潮音，我知道這是太虛大師創辦的佛教權威刊物，抗戰期中，我在西安曾讀過，聽來不覺生疏。雖對他的道行如何，我還不知道，但他的說法，是很合於我的口味的。所以在三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虛大師紀念日的上午，就歸依了師傅，下午更受五戒。我很慶幸我這次能夠得到明師。記得師傅在說歸依三寶時，對於歸依僧，是這樣講的：「你們（同歸依者二十餘人）發心歸依，不是歸依我大醒一人，自今日起，所有的僧寶，都是你們的師傅，我不過是僧中的一個代表者，如只認我個人是師傅，那就錯了。」後來我才知道，師

傳這種作風，是合於佛法的，是真正的佛法實行者。當時有魯寬緣居士（現服務於基隆市府），過去曾歸依過虛雲老和尚，這次又要歸依師傅，師傅對他說：「虛老是現在中國的大德長老，你既歸依了虛老，何必再歸依我呢？真正的佛法不是這樣的！」由此可知：我的師傅，不是為求歸依弟子多貪求名利，博取供養禮拜的腐窳僧。又，三十九年四月善導寺啓建護國息災利生薦亡法會時，章嘉大師修法主持密壇，師傅主持經壇。法會圓滿日，歸依大師者百餘人，由師傅代為傳授三歸，其中有人要歸依師傅，師傅要他們一律歸依大師，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，是多麼值得人們崇敬！我在臺北三年，參加法會也算不少，沒有一次，講經法師，主壇和尚，不收幾個徒弟的。如去年四月間在善導寺舉行的仁王護國法會，圓滿那天，歸依章嘉大師的固有幾十人，而歸依南亭法師的也有二三十人。獨有我的師傅例外，我們幾個歸依師傅的師兄弟，多少都供養一點師傅的，但師傅在歸依的前一星期，就當眾宣佈，不要送供養，因為大家逃難來台，不同大陸，發心歸依，要以真正研究佛法，修學佛法為主，不要在這些小節上計較。這是師傅的誠摯之言，沒有一點虛偽。最後我們每人雖還供養一點，但師傅拿也不拿，由慧復居士經手，替他印了一本「一個人間佛教實行者」的小冊子，向道友們結緣。同時，我還知道：來台的幾位比較有年齡的大德法師！我們的師傅，是最沒有積蓄的一個。他也不喜歡人家稱他老法師，記得他曾說過：「佛法的制度，只有大師法師或禪師律師，沒有什麼老法師，如稱我老法師，我的師傅不就是老法師了嗎？再推上去，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，不知是有多少老字了。」現在自稱，老法師的老法師們，不知對這說法又作何感想？

### 三、由幾件事看醒師為人

一、心量寬大——三十九年四月間護國消災利生薦亡法會圓滿後的第四日，我照例到寺內去，為師傅禮座，不料師父的門鎖了，看看裏面的行李也不在了，辦公桌上也沒留什裏，房內很零亂，我覺得奇怪，想必有大事發生。一會，李陳二居士來，陳說

：「大醒法師出去，沒有留一個字，是怎麼一回事，李居士知道嗎？」「我知道的，等一會同你說」，李這樣回答陳。我因有病，不久就回家休息了，到第二天晚上，陳來告我師傅離去的經過，我問師傅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「昨晚法師住在王德溥女兒家中，今天搬往呂居士家住，我會見過法師，法師要你去一下」，陳又這樣對我說。「師傅這兩天血壓很高，出去恐怕會影響他的身體呢？」「不要緊，法師心量寬大，對此毫不在意，並且勸我專心一意為護法會做事，協助李居士……」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師傅還能不動感情，這使我對師傅有了深刻的認識。

第二天，我到呂居士家中，見到師傅態度自若，舉止安詳，沒有一點煩燥的樣子，使我感到一大快慰！師傅當時開示我的是：「你每天先把寺事辦好，抽空來這兒看看也好。寺內我的東西，有暇替我整理好，得便帶來，你在寺中，要如我在那兒一樣，盡心盡力的工作，聽二居士的話，為佛教服務，以增長善報。」這是我第一次聽師父單獨對我開示，使我對師傅生起更高度的信心！

自師傅離開善導寺，每週共修會的說法，即由子寬居士擔任。師傅知道我們不到善導寺聽講，就開示說：「你們是學菩薩，不是學大醒的，李居士佛學很好，你們一定要去聽，聽得一句一字合乎自己的心意，即受用不盡，千萬不要因師傅不在，就不去聽經，如果這樣，那是大錯特錯的。」後來南亭法師到善導寺講經，師傅又對我們說：「講經法會是很難得的，講經法師是很少的，初初聽經，雖聽不懂，久了，只要靜心的聽，一定能得到法益的，南亭法師很難得，你們要天天去聽。」從這裏可以看出師傅胸懷濶達而不如其他法師，只知有己不知有他了。

二、慈悲為人——記得我在歸依後的第三天下午，我去參禮師傅，他很慈悲的問我過去的職業，我說我曾在軍隊中，幹過無線電通訊，後來又做過會計工作。說完，師傅拿一本海潮音給我，叫我沒事時看看。我接過海潮音說：「現在我沒有什麼事，師傅有什麼要我做的，我來替你做！」好的，你明天上午來，幫我寄海潮音！」翌日，我遵命到善導寺，只見我的師兄弟們，已在

工作着，於是我也坐下來幫忙工作。至午後二時捲好，分爲國內及國外的兩類，師傅命我去寄，並告訴我的方法。寄好回來，將郵局的收據，清楚的交給師傅，師傅很滿意，並且認爲我是一個會辦事的人，這也許是我們師徒之間的緣分吧！後來蒙師傅的慈悲，我就在善導寺，爲佛教服務了。我至今感到自慰的，就是我爲佛教服務以來，不論那件事，沒有敷衍過一次！

還有一件使我感激流涕而終身不忘的事情，就是我的內人去世時，得到佛教界的大德居士所給我的幫助。師傅曾對我說：「我在經濟上雖不能幫助你，但我可以請你的師兄弟們幫助你。你要控制你的感情，不要因失偶而過悲傷。雖說這是人生的不幸，但也是無常的真理。今後老母幼子，都需要你擔養，你的責任是很重大的。我收徒弟不是隨便，將來回到大陸，如果你能發心；可以隨我出家。至於你的孩子的教育費用，我可負全責，你不要操心。我計劃要辦一個完善的佛教學校，由托兒所一直到大學，沒有好的佛教教育，真正的佛法是不能宏揚的。計劃如未實現，你可在我身邊做事，現在先試辦講習會一年，並草擬一個新的方案，將來帶去大陸上去實行。」師傅念念不忘爲佛教做事，真是一個佛教的大功臣！

師傅又對我說過這樣的話：「我在內地時，出家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，只要我知道了，一定要起來，維護正義，維護佛教，代爲解決，不管他們不求我，都要幫忙。在家居士有所請求，照樣爲之辦理，否則，那是不管閒事的。」雖說師傅在內地做了一些什麼幫人的善事，我並不知道，但在臺灣所做的種種有益於人的善事，不但我知道，也是，衆所週知的，可見師傅是怎樣熱心爲人的一個大德了！

師傅有一次曾又這樣對我說過：「一般信佛的人士，只看人的表面，不重人的實質，你如天上殿，拜幾拜佛，就說你是修行的和尚，不然，你再怎樣用功，他們對你也沒有好的批評，不懂佛法的人，實在是太可憐了！把一個辦佛教文化的和尚與那些經懺僧相比，怎麼行呢？老實不客氣，我永遠不會裝模作樣的做給人看的。」另外還有一位年青法師，敘述今日在臺北自以爲是

獨一無二的某法師的話，那與我師的眞誠坦白，就差得太遠了。青年法師告訴我某法師的話是這樣的「你們住在善導寺，不上早殿，也應去拜拜佛，就是自己心中不願意，拜幾拜給居士們看看，也好讓他們知道我們是修行和尚啊！」阿彌陀佛，拜佛原來是拜給居士看的，不是爲了自己修行的。同樣的法師，所說的話有這樣的不同，誰是實事求是？誰是虛僞圓滑？誰是眞心向於佛法？誰是掛羊頭賣狗肉？請讀者去評判吧，恕我不多說了。

#### 四、結 說

長期親近過我師的人，據我聽到也是我親身感到的：師傅爲人，口直心慈，雖有點火性，但不善逢迎；雖做事認真，但待人，不薄；有話必說，說了就算，決不嫉妬人；濟人之急，拯人之危，那更是他的特性！至於文章的流利，佛法的功行，以及爲佛教的功績，這是衆所週知的，也不是我所能表達於萬一的，只好讓大德長者們爲之表揚揚吧！上文所說的種種，不過就我管見所及，畧述一二，藉表悼念之忱而已。最後，謹將師傅四十年九月十九日親筆給我的訓示，公諸大家，以見我師處世待人的一斑：「懷謙留意」：

凡是佛教徒的事，只要有力做的到，我們一定要本「利他的目的」的幫助。但是，如其理由不順或不十分有理的事件，雖有師命（如親筆信）也不能照辦。凡事都要對事考量一下，切切是囑！佛教徒縱然要以誠待人，不用什麼手段，但是遇到要用方便的時候，也有這樣的應酬，不可不知也！

隨緣老人九月十九日

### 妙法寺重陽法會禮佛口占

李叔裘

孽海無邊岸未登  
娑婆濁世亂頻仍  
倘迷五陰難離苦  
待覺羣生最足矜  
禪理悟來空是色  
凡心泯却愛和憎  
梵鐘聲裏同參拜  
耀眼光明佛殿燈